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16 讲，《对自由主义的回应》

© 2024 罗杰·格林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16 节课，《对自由主义的回应》。

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的情形。希望你休息得愉快。我们到了。这像是学期的后半段吗？上半段似乎过得很快。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确实如此。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看到钟摆再次摆回来，这是对 19 世纪、18 世纪、19 世纪福音派力量的一点反应。我们还讨论了三个重要的福音派复兴运动。

现在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们正在谈论自由神学。现在，当我们在 GE 日时，我不会选择谈论自由神学，但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只是在解释自由神学。我并没有将其与戈登学院或其他什么联系起来，但我希望他们明白这一点。让我们祈祷情况确实如此。

因此，我们介绍了背景，然后给出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神学结论。最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最后说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同时影响了基督教的左右两派。自由主义对右派的基督教经验产生了影响，当然，福音主义和复兴主义也对右派产生了影响，而新教可能总体上强调基督和信徒的个人宗教经验，等等。

这种影响的一部分来自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现在，很多人永远不会想到这种联系。当然，福音派或更原教旨主义传统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他们强调经验的部分原因来自古典新教自由主义。

他们永远不会建立这种联系。在左派中，它通过劳申布施与社会福音运动建立了联系。我们谈到了施莱尔马赫，但也提到了沃尔特·劳申布施。

因此，在左翼，社会福音运动，但我们说，我们正在努力仔细注意这一点。劳申布施的最新传记将劳申布施认定为福音派，因为从历史上看，福音派一直关心穷人。他们关心被抛弃的人、无助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边缘化的人，当然还有社会福音运动。

沃尔特·劳申布施本人也对此表示担忧。因此，当我们说它对左派有影响时，我们不会说这一定是坏事。它确实对左派产生了影响，因为它关注福音的社会方面。

但同样，很多人没有把社会福音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所以自由主义是双向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对自由主义的评价，一些优点，以及对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评价，一些弱点。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施莱尔马赫发起的运动。顺便说一句，我也试图强调施莱尔马赫的重要性。我希望我已经让你明白了。

他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人，因为他重塑和重新思考了新教思想、新教教义等，并强调经验。所以，我是一个相当批判性的人。好吧，一些基本的……哦，我们有没有得到……不，我们没有得到基本的神学结论。

我们没有讨论 B。抱歉。我们没有讨论 B，然后我们讨论 C 和 D。所以我先讨论 B，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神学结论。好的。

首先，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它是一种相信一切现实都是由神意塑造的信念。因此，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神学中心。

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认为神与人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连续性，而不是神与人之间的断裂。他们看到了神与人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认为神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续性是一件好事。

现在，我们稍后会讨论一些优点和缺点，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实际上，一些追随施莱尔马赫和劳申布施等人的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说，由于神与人之

间的连续性，我们反对我们时代的物质主义。我们反对我们时代的贪婪，在这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围绕着自我，而不是围绕着对自我与神的关系的理解。

所以，这些人希望看到神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所以，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些人的基本神学结论；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这些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的一些优点和缺点，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最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世界，受神圣关怀和理性思维的驱动和激励。现在，我只是想从神学角度弄清楚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从施莱尔马赫开始。当我们说一个理性的世界时，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

我们从 21 世纪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试图了解施莱尔马赫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们非常乐观。

毫无疑问。所以，他们确实倾向于强调上帝的临近。上帝临近。

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中间。上帝不是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而是神圣的他者。

对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强调的是上帝在这里。现在，当他们谈到上帝在这里、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与我们同在时，他们的意思有两种。首先，他们指的是自然世界。

因此，他们通过上帝的创造物、通过自然界，也就是通过自然来看待上帝。然而，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社会和社会群体的运作。当社会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上帝通过社会来改善他最初创造的东西。

所以，上帝迫在眉睫。上帝正在突破我们的世界、自然、社会等等。神学结论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非常重视上帝的自然法则、自然神学。

因此，自然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通过自然世界、通过我们共同的生活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方式。他们将自然法视为需要遵循的法律，并且认为该法律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法律。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的好日子即将到来。所以，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因此，另一个神学结论是，他们确实否认了原罪的教义。

他们没有看到原罪的教义。他们过于理性，过于乐观，他们对上帝和人类的关系过于乐观，以至于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原罪。当然，他们确实相信有罪的行为。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只是环顾四周，你就会看到罪恶的行为。但是原罪，一种罪恶的本性，已经触动了全人类，使全人类与上帝分离，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相信这一点。

因此，原罪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最后，道德成为这些人关注的焦点。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真正标志是你是否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你是否过着道德的生活？因此，道德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这些人来说，神学和教义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此，伦理成为问题的核心，也是评判基督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标准。因此，这里有一个非常道德的要求。

因此，自由主义有这些基本的神学结论，这些人在他们的书中非常严肃地阐述了这些结论。像施莱尔马赫这样的人在他的关于文化演讲的书中鄙视宗教。所以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

现在我知道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了。C，评估自由主义的优势，以及评估自由主义的弱点。所以，我们先讨论一下优势。

现在，不幸的是，对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我的弱点比优点多。我认为这场运动有一些优点，我们当然可以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中学到一些东西，但这场运动也有一些弱点。好的，第一个优点。

当我阅读施莱尔马赫的作品时，我学到了什么？那么，当我拿起施莱尔马赫的作品时，他给了我什么？他对我对神学的兴趣有什么贡献？所以第一个力量是对真理的开放。我很欣赏像施莱尔马赫这样的人。他们对真理持开放态度，并希望忠于真理，对真理的承诺，不害怕真理，无论它来自哪里，无论是科学真

理、哲学真理还是数学真理，不要害怕它，而是拥抱它，因为上帝是一切真理的创造者。

所以我认为古典新教自由主义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的意思是，从施莱尔马赫这样的人开始。所以，我们应该想要这样做。这是一个优势。

我认为另一个真正的力量是愿意从内部进行批评。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愿意自我批评。我们哪里对了？我们哪里错了？让我们从内部进行批评。

让我们开诚布公。让我们诚实守信。让我们坦诚相待，告诉大家我们所相信的真相，然后为之努力。

所以，这是一种自我批评，对我来说，自我批评是一种美德。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第三个优势，我将在这里保留劳申布施的照片，但第三个优势是该运动总体上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穷人、被排斥者、无助者、无家可归者、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人。没有人比沃尔特·劳申布施和他的运动，即社会福音运动更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沃尔特·劳申布施也算是福音派人士。所以，沃尔特·劳申布施并不是一个抛弃福音的个人方面、个人皈依、圣灵对个人的宣教等等的人。但他非常关心按照上帝王国的方式进行社会建设。所以我很欣赏这一点。

所以，自由主义有很多优点，但我认为，这场运动最终也存在着压倒性的弱点。你不能忽视这些弱点。

即使在今天，我认为传统新教自由主义者也必须面对这些弱点。所以，好吧。让我花点时间讲讲这个。

但首先，我要说，现在的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总体上没有圣经意义上的上帝观。我认为，他们根据对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将上帝降低到了我们的水平。因此，他们无法接受圣经意义上的上帝观。

我指的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宇宙的维持者。他确实按照自然法则行事，但有时他也会按照奇迹行事。所以我认为他们对上帝没有一个好的、坚实的圣经观点，对上帝没有一个整体的圣经观点。

他们只强调上帝的至高无上。他们忘记了上帝的超越性、上帝的伟大、上帝的荣耀。他值得我们崇拜，因为他就是上帝，等等。

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认为圣经对上帝的看法总体上是缺乏的。现在，我不是在谈论像劳申布施这样的人，而是在一般情况下，在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中，我会说这是真的。好吧，第二点，你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但他们缺乏圣经对基督的看法，因为对他们来说，基督成为榜样、榜样、我们的道德榜样、我们的道德影响者、有道德的人。

嗯，基督就是这样，但他也是神。他也是肉身中的神。所以，他们强调他的人性，却忽视了他的神性。

如果你要真正地信奉基督论，你就必须同时接受两者。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但他也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所以，他们几乎从他们的著作和行为中就否认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他是玛利亚和约瑟所生。

他以一个有道德、有伦理道德的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只想接受他的道德，例如登山宝训。所以我认为有些人可能仍然把他视为完全的神，但整个运动肯定否认基督的完全神性、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好的，第三点。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嗯，我认为它们都很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时需要考虑的事情。

但第三件事很重要，但有点讽刺。第三件事是，古典新教自由主义发现自己被他们所处的文化所束缚。他们发现自己被文化束缚的原因是，虽然他们想与文化对话，但他们往往没有以预言的方式与文化对话。

虽然他们想要解决文化问题，但他们通常不会以预言的方式去做。他们往往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被文化所吸引。

而且，人们对文化几乎不加批判，缺乏超越文化的能力，几乎不加批判地看待文化，几乎接受文化所说的一切。让我举两个例子。我们什么时候举行赫尔曼讲座？我想可能是两周前，当时欧文·金里奇在这里，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但其中一种观点对科学持一种不加批判的态度，只是欢迎科学所说的和所教的一切，不加以批判，不后退一步说，科学哪里是对的？科学哪里是错的？或者科学哪里是对的？宗教在哪里可以与科学对话？所以，他们几乎把宗教和科学完全分开了。他们无法对科学研究有一种预言性和批判性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当然是历史研究。

也就是说，他们被一种激进的圣经批评所蒙骗。因此，随着圣经批评变得有点疯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似乎无法退一步来说圣经批评是真实的。也许这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我可以接受。

但是圣经批评中是否存在不真实、应该受到质疑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我认为他们只是被圣经批评所蒙骗。如果你被这些文化力量所蒙骗，那么你就缺乏判断文化、预言文化和批评文化的能力。

因此，他们变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变得被文化所束缚。因为有时他们想要谈论的是文化，尤其是在涉及社会问题时。但他们往往被文化所束缚。

他们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被文化所塑造。好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

第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必须通过经验来衡量和衡量。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有些真理是客观真理，不需要通过经验和上帝化为肉身来衡量或衡量。

我认为这是客观事实，无需用我的经验来衡量或衡量。但对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来说，一切都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记住，我在这里只回到施莱尔马赫的图景。

哎呀。我是说，只是这里的名字。哎呀。

gefühl这个词。Gefühl。记住我们说过，那是有限对无限的绝对依赖。

嗯，这就是经验。Gefühl就是经验。所以，一切都必须用经验来衡量。

对于这些人而言，一切都必须经过经验的检验。因此，强调经验、感觉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会成为问题。好吧，无论如何，我列表中的第五项是对批评弱点的评估。

这是因为他们对罪孽的看法很低，他们对未来过于乐观。所以，他们对罪孽的看法很低。他们不相信原罪。

他们相信罪恶行为，但不相信原罪。因为他们对罪恶的看法很低，所以他们对未来以及人类未来能够取得的成就的看法很高。好的。

所以他们确实相信，我认为他们确实相信，上帝的王国将由人类的行为所创造。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上帝的王国是对历史的干预，而是认为上帝的王国是我们可以通过良好的社会进程发展壮大的东西。这成了问题。

让我举个例子。20 世纪初，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杂志，名为《基督教世纪》。之所以称之为《基督教世纪》，是因为 20 世纪将成为基督教世纪。

他们仍然以这个标题出版这本书。我读过这本书，但他们仍然使用这个标题《基督教世纪》真是太奇怪了，因为我不愿意告诉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这一点，但 20 世纪并没有成为基督教世纪。你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我的意思是，基督教世纪变成了一个残酷而血腥的世纪。它根本不是基督教世纪。所以，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社会进程来建立王国，当你看到 20 世纪发生的事情时，你怎么能坚持这种观点呢？人们越来越好，却被毒气毒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屠杀和大屠杀中，数十万人被毒气毒死。

当你现实地看待 20 世纪时，你如何能维持对基督教世纪的看法？所以，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罪的看法很低。所以，好吧，另一种批评，就是过分强调道德主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这导致他们通过劳动获得救赎。这导致他们认为，你得救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你在做道德和伦理上的事情。

因此，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又回到了路德所反对的。因此，人们不再强调恩典，而过分强调行为。最后，当然，人们也低估了启示。

上帝已经启示了自己。怎么启示的？首先，他通过基督启示了自己，而基督是通过圣经启示的，但毫无疑问，他对启示的看法很低。这与对我们自己的人力资源的高度评价相一致。所以现在我想在这里提到另一个名字作为总结。

他的名字是 H. Richard Niebuhr。我有一张 H. Richard 的照片，我又和 H. Richard Niebuhr 一起计算了日期，1894 年和 1962 年。关于 H. Richard Niebuhr 就长话短说吧，因为我们将在后面的讲座中讨论 Niebuhr 兄弟。

但 H. Richard Niebuhr 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我们今天称他为“公共神学家”。我认为当时他们没有使用过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术语。

但无论如何，他们使用公共神学家这个术语。他是一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公共神学家。因此，他在教会生活和更广泛的文化中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人物。

人们都知道 H. Richard Niebuhr 的名字。现在，这并不重要；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但他的兄弟可能更出名一点。他的兄弟名叫 Reinhold Niebuhr。

但我们也会在另一堂课上讨论尼布尔兄弟。但 H. 理查德·尼布尔既是神学家，也是社会学家等等。他研究了古典新教自由主义。

他还写了一本相当尖锐的书，名为《美国的上帝之国》，这本书是关于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在《美国的上帝之国》中，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古典新教自由主义。他说，上帝没有愤怒，因为他们有一位善良的上帝，没有愤怒，把没有罪的人带入没有审判的国度，因为他们不相信原罪。

因此，王国只是一种社会进步，没有对王国的审判，通过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服侍。通过基督的工作，但没有十字架。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相信基督的工作是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的道德影响者，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榜样。

这是《美国上帝之国》这本书中的一句话。但是当你在思考要写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这样的句子能出现在你面前。你可以希望你能想到这样的句子。

他用一句话就将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拉平了。一位没有愤怒的神，通过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服事，把没有罪的人带入没有审判的国度。这就是他对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的评价。

他的兄弟也有类似的估计。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也有类似的估计。所以，就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故事的结局。好吧。为了展示故事的结局，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生活。

不，我不是从小就信奉传统新教自由主义，后来才改信的。但布朗大学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他为原教旨主义和福音派做了很多研究。而且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他还发表了一篇关于福音派的论文。但在布朗大学，没有人对他的论文做出回应。我的意思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只是在学术上对原教旨主义和福音派感兴趣。他对原教旨主义或福音派没有真心的兴趣，但他是那个时期和那些运动的学者。所以，他在布朗大学发表了一篇关于福音派的论文。

但他需要一位福音派人士来回应这份报纸。布朗大学没能找到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四处寻找。

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于是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回复这篇论文。那是一顿美味的晚餐和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

好吧，我不必要在论文中做出太多回应，因为他在论文中说，我们自施莱尔马赫以来所了解的古典新教自由主义现在已经破产了，他用了破产这个词。它已经破产了。它已经一无所有了。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现在，这非常有趣，因为他说，作为一个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他几乎从不去教堂，甚至，你知道，他不认为有必要去教堂。因此，作为一个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他在基督教中找到了活力，就像他在福音派中一样。

这很生动。这很鲜活。这些人确实相信一些东西。

所以，你知道，我不需要对这篇论文做出太多回应。我只是同意他作为一名福音派人士所说的话。我说，你知道，你是对的。

但是，你知道，破产，用这个词，哇，作为一个属于这一传统的人，但用破产这个词，这很难，但这是事实。古典新教自由主义最终就是这样的。现在，今天仍然有古典新教自由主义者，基督教世纪仍在出版，但那里没有太多实质内容。

我浏览了一下，因为你知道，我只是想看看是否有我能用的东西，但那里没有太多实质内容。所以，这就是自由神学的出现和发展。也许我需要将这次演讲重新命名为“自由神学的出现、发展和消亡”，因为它已经消亡了。

它消失了。它破产了。所以必须有其他运动来取代它。

好吧，我就到此为止。从施莱尔马赫开始，我们提到的三个大人物都很重要。施莱尔马赫、劳申布施，他与此有何关系，还有 H. 理查德·尼布尔，以及他对此的批评。

但是你对这场运动还有其他问题吗？正如我所说，你今天可以看到它的残余。它的力量远不及施莱尔马赫等人或 19 世纪或 20 世纪早期的一些早期塑造者所拥有的力量。但是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你还好吗？你明白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吗？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钟摆已经摆动了一点。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好的。现在，让我在这里停一下。下周一的讲义就到此结束。

所以，周一涵盖了直到第 7 堂课的内容。所以，它涵盖了四个。我相信是四点到七点。四点到七点。

四、五、六、七。它涵盖了这四堂课以及所有与这些课相关的阅读材料。所以，我们对此表示满意。

然后，星期三你把阅读材料中的一些问题带给我。星期五，我们会再开一次课，让你为考试做好准备。星期五我会带着考试卷。

这样我就能确保你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答。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现在我们快到十一月了。

好的。好吧，无论如何，让我们开始下一讲——第八讲。

这是 19 世纪福音派神学。所以，第 14 页有大纲，即 19 世纪福音派神学。现在，我想，我该如何讲授这个课程？我该如何了解 19 世纪福音派的现状？实际上，我决定在本课程中通过英国的情况来讲授。

19 世纪英国有两场相当重要的运动，我将就此进行演讲。第一场运动被称为牛津运动。因此，我们将大量讨论牛津运动。

这非常重要。它真正关注的是教会学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我也在这次讲座中讲到了救世军。

现在，让我就此说几句，然后我们再谈谈牛津运动。你们可能知道，我是一名外行，与救世军有联系。然而，救世军是 19 世纪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

因此，我决定，尽管我个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我还是决定继续讲课。马克·诺尔在《转折点》一书中记得我们周五提到的事情，但在《转折点》一书中，他给出了其他他可以选择但没有选择的转折点。其中一个就是救世军。

他本可以选择救世军作为转折点，因为救世军确实如此。所以，我希望你能接受这一点。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19 世纪的福音派。牛津运动是高教会运动，而救世军是低教会运动。

所以，我比较并对比了这两个运动。现在，按照那些术语，我不使用这些术语。一个人没有特权地位。

我只是从教会学的角度使用这些术语，理解教会、教会应该如何组织等等。牛津运动，非常高级的教会。救世军，从教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低级教会，也为穷人服务。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好的。首先，我们来谈谈牛津运动，让我们介绍一下牛津运动以及牛津运动的全部内容。

让我修改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用于牛津运动了。好的。哎呀。

好的。是的。好的。

很好。好的。介绍一下。

牛津运动。好的。你可以告诉牛津运动，我们正在谈论英格兰。

这是始于牛津（牛津大学）的事情，因此被称为牛津运动。以下是我在讲授牛津运动时使用的三个术语。好的。

第一，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运动。我喜欢这个词。非常重要的运动。

毫无疑问。第二，这是一场虔诚的运动。非常虔诚。

人们想真正理解基督教的本质等等。虔诚的运动。好的。

第三，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这是一种高度自我意识的运动。它对自己的形成和塑造非常自觉。所以我喜欢这些术语。

意义重大。虔诚无比。这一运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现在，你可能还不了解这场运动，但我希望在我们讲课时你会了解的。但在介绍时，请记住这三个术语。正如我提到的，这场运动始于牛津大学。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这也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好的。还有一件事作为介绍。

这一运动希望重新理解教会。现在，我们使用大写字母“C”来称呼教会，因为他们谈论的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身体。他们不一定谈论教派，尽管它会有教派倾向。

但他们不是在谈论教派。他们谈论的是教会，即新约中的基督身体。好吧。这个运动是想将基督身体中的教会视为神圣运动的运动。

好的。这只是一个神圣的运动。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塑造的运动。

好的。他们在哪里看到的？现在，请记住，这个运动，这个牛津运动，是一个19世纪的运动。好的。

他们在哪里看到这一点？他们在《新约》中看到这一点。在《新约》中，他们打开圣经，看到新约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神圣的、唯一的神圣运动。他们也在早期教会中看到这一点。

就拿教会的前400年来说吧。从那时起，就他们而言，我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但从那时起，国家就一直试图控制教会。国家一直试图塑造教会、管理教会、组织教会和控制教会。

他们在罗马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在宗教改革之后也看到了这一点。哦，他们在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宗教改革之后就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新教内部也是如此。

他们看到国家试图塑造教会，从而使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是神圣的机构，而更像是人类的机构。他们试图通过政府行动来改变教会，你知道吗？所以，就他们而言，这不是新约教会。他们住在英格兰。

这些人都是英国国教信徒。他们审视自己的教堂，然后问自己，这是新约教会，还是前四个世纪的教会？他们的回答是，不是，这不是因为它受国家控制太多。它太像国家教会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些人来说，它缺乏完整的神性。明白吗？所以，他们开始将新约教会和早期教会视为他们的榜样。那是他们的榜样。

这是他们的模型。这是他们感兴趣的。好的，现在让我们花一分钟仔细思考一下。

他们在神学上就是这样思考的。但在 19 世纪，他们生活在一场运动中，他们帮助塑造一场运动，但他们也生活在一场运动中。我们通常称 19 世纪为什么？浪漫主义时代。

浪漫主义时代。那么，从更广泛的文化角度看，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是什么呢？从更广泛的文化角度看，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回顾过去，认为过去对于文化的形成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浪漫主义者通常是那些回顾过去，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从过去学到的东西，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的人，等等。

因此，这些人似乎是他们文化的产物，是他们所处的浪漫时代的产物，但你几乎也可以说他们也是这种文化的塑造者。他们也是浪漫主义的塑造者。所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但是，在神学和文化方面，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以塑造我们所说的牛津运动。好吧，话虽如此，我们现在要尝试更好地理解这个运动。我们将讨论牛津运动的开始、向罗马天主教会的转变以及英国国教的反应。

所以，二、三、四。这就是牛津运动的开始。还记得我们说过吗，这门课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它是关于在正确的地方找到正确的人，提出正确的想法。

19 世纪初，牛津大学有一群牧师在讨论教会的本质。实际上，教会学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所以，这些人在正确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互相支持，用他们所写的东西和他们所谈论的东西，最终，一些事情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牛津运动。好吧。现在，当我们想到牛津运动时，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人是牛津的一个人，名叫理查德·弗劳德，弗劳德。

注意日期，有趣的日期，1803 年，1836 年。这个人去世时只有 33 岁。然而，他是推动整个事情发展的人之一，用他的想法推动整个事情的发展。

现在，对他来说，教会、理想的教会是原始教会、早期教会、新约教会，大约在头四个世纪。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一直处于腐败状态。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腐蚀了教会。

宗教改革使教会变成了她从未想过的样子。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最初的教会生活。好的。

所以，他传道、教书、写作，他希望复兴。但这不是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或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所想象的复兴。这不是他想要的复兴。

他希望复兴早期教会，所以他坚持三件事。如果我们能在教会中接受这三件事，我们就会更像早期教会。我们就会更像上帝希望的教会。

好的。第一点。现在，他谈到了其他事情。

我只是用这三个作为参考。好的。你明白了吗？所以，好的。

第一，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禁食。早期教会禁食。我们不再有早期教会曾经有过的禁食纪律。

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问题上。第二点。现在，请记住，他现在以圣公会教徒的身份讲话。

他不是罗马天主教徒。第二，我们必须恢复神职人员独身主义。所有神职人员都应独身。

他们不应该结婚。他们不应该生孩子等等。我们必须恢复神职人员独身主义。

现在，在第二点上，他的观点有点偏离主题，因为教士独身制实际上并不是最初四个世纪的一部分。教士独身制并没有出现在 11 世纪左右，但他想象的早期教会教士独身制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点，我们必须回到对圣徒的崇敬。

不是对圣徒的崇拜，而是对圣徒的崇敬。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崇敬早期教会的圣徒。如果我们能回到这种状态，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复兴，那么教会就会以宗教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再次活跃起来。

所以，他所做的就是超越宗教改革。他从宗教改革的角度审视早期教会，他说，如果我们能成为那样的人，我们就会真正成为上帝所希望的教会。所以，他是后来被称为牛津运动的发言人之一。

我来给你第二个。现在，我得让你休息一下。我今天还没有这样做。

但让我提一下第二个。是的。理查德·弗罗斯特。

我认为是弗劳德。这是个好人……是的，我不是……是的。听起来他有点像天主教徒。

对。你的目标是正确的。他还不是天主教徒。

他现在还是圣公会牧师，还在和朋友讨论这些事情。而这场运动实际上已经转向天主教。这将是故事的结局。

但他在皈依天主教之前就去世了。他于 1836 年去世。所以，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件事的最终结果。

但对我所有听过他作品的人来说，这听起来确实很天主教。确实如此。但是，是的。关于理查德还有什么别的吗？

让我提一下约翰·基布尔，然后我就得给你一个机会了。基布尔，第二个。哦，我放了吗... 是的，他在那里。

约翰·基布尔。活到了 1866 年。所以，你可能知道他是一位诗人。

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传教士。如果说有哪位传教士与牛津运动有关，那一定是基布尔。对吧？基布尔确实布道了。

让我告诉你……我没有写上布道的日期。这是日期。1833 年 7 月 14 日。

1833 年 7 月 14 日。布道的题目是《全国叛教》。全国叛教。

1833 年 7 月 14 日。他在……我想是牛津的圣玛丽教堂，但他是在牛津的一座教堂里布道的。那次布道确实是一种分水岭式的布道，因为在那次布道中，他想要做的是将教会，大写的 C 的教会，基督的身体，从任何形式的国家或民族控制中分离出来。

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局面。你知道，我们必须变得更像原始教会，不受任何国家或政府控制。所以，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国家叛教的布道。

但当他阐述自己的原则时，有趣的是，他多次谈论圣餐。所以，不是在这篇布道中，而是在其他布道和其他方式中，他谈论圣餐。让我只提一下他关于圣餐说的两件事。

看看这听起来像新教还是天主教。看看这听起来像路德或加尔文，还是更像圣奥古斯丁或公元前四个世纪的类似人物？好的，让我提两件事。

第一是得救的方式。得救的方式是通过在圣餐中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所以，就他而言，这就是救赎降临到你身上的方式，因为那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现在，这听起来更像天主教，还是更像新教？当然，这听起来更像天主教，因为就他而言，那是早期教会的教义，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教义。

因此，救赎来自圣餐，圣餐是基督的身体和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有自彼得以来一直继承使徒传统的牧师才能有效地执行圣餐。

所以，从彼得开始就有了使徒继承制。只有属于使徒继承制的牧师才能举行圣餐。现在，这听起来更像天主教，还是更像新教？在我看来，这听起来相当像天主教。

无论如何，特别是如果你回到彼得时代，你就有这个使徒继承制，只有那些牧师才被允许举行圣餐。所以这听起来不像是宗教改革。这听起来很天主教。

所以基布尔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旦他开始谈论这场运动，他就会开始用天主教术语来谈论。圣餐、变体论、身体、鲜血、使徒继承。

这些都是早期教会谈论的话题。所以基布尔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前两个人真的很重要。

第三个人，无限，嗯，第三个人，非常重要，但我得让你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还没有休息，对吧？祝福你们。

今天是星期一。这是学期的后半段。我们的生活又要继续前进了，不是吗？我们就是这样。

那么，你在这里休息时有什么问题吗？伸展、休息、希望。是的。他还没有谈到彼得担任教皇。

最终他们会有的，因为他们会成为天主教徒。但通过彼得，他是教会的第一位主教。当他任命和膏立主教时，使徒继承是通过教会的主教进行的。

因此，只有教会的主教才能赐予圣餐。然后，他们任命牧师，或者我应该说，任命神父，但是，当他们任命神父时，他们赋予神父赐予圣餐和一切的权力。但平信徒不能赐予。

其他教派的牧师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周围都是长老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周围都是长老会教徒。

他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周围有卫理公会教徒。他不承认这是合法的，合法的圣餐。只有作为被赋予使徒继承权的人，它才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和血液。

所以，我们刚才在这里停了一会儿，还发生了其他事情。好的。那我们先看看第三个，然后我就让你走了。

第三位，也是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是约翰·亨利·纽曼。他的生卒年份如下：1801 年至 1890 年。

还有很多其他人我们可以提及。我只选了这三个人，但其他人其实是最重要的。好的。

约翰·亨利·纽曼，一位知识分子。我想其他人也一样，但他是一位知识分子，这一点毋庸置疑。有趣的是，在他早期担任圣公会牧师时，他认为自己是一名福音派人士。

因此，他可能使用过“福音派”一词，就像卫斯理兄弟在上个世纪使用“福音派”一词一样。但他认为自己是福音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小事实。

现在，纽曼要做的是，抱歉，我以为我这里有这个术语。我只需要找到一个术语。我没有吗？好的。

好吧，上帝保佑。我没有写下这个词。好吧。

好吧。我还活着，还在学习。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

好的。纽曼开始做的事情是写作。为了影响人们，他想通过布道和写作来影响他们。

所以，他开始出版一本名为《时代小册子》的刊物，名为《时代小册子》。我需要把它做成 PowerPoint。

他在 1833 年开始为《时代》杂志写传单。1833 年，这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开端。

好的。现在，当你想到“传单”这个词时，你会想到什么？有人在火车站或其他地方递给你一张传单；你觉得怎么样？两页、三页、可读性强等等。这些就像论文。

所以，这些不是传单，你知道，只有两页纸或类似的东西。这些就像是写下来的论文——《纽约时报》的传单。

这些都是关于神学的严肃文章。1833 年，他开始出版这些名为《时代传单》的东西。好吧。

事情是这样的，随着他不断出版，随着你关注《时代》杂志，纽曼本人变得越来越天主教化。他听起来越来越不像圣公会教徒，当然也越来越不像福音派教徒，而越来越像天主教徒。所以他开始关注基督教会。

他开始看到基督教教堂。首先，你知道，我想我确实有这个。我确实有这个。

好的。上帝保佑。我们到了。

我只需要把这张幻灯片放上来。好的。这是《时代》的传单。

好的。他从开始写作时就开始了。他认为圣公会是伟大的中庸之道，是伟大的中间道路。我没有意识到那是十年之后的事了。

我得让你们走了。我周三会来接这个。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的。这是第 16 节课，《对自由主义的回应》。